

〔宋〕

范成大

原著

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

胡起望

覃光广

校注

四川民族出版社

桂林廣衡志輯佚校注

桂林廣衡志輯佚校注

桂林廣衡志輯佚校注

桂林

〔宋〕

范成大

原著

桂海虞衡志
佚校注

胡起望

覃光广

校注

1100683

责任编辑 严毓祖

封面设计 梅定开

版面设计 李明德

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

(宋)范成大原著 胡起望 覃光广 校注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25插页5 字数323千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50 册

书号: 11140·44

定价: 2.30 元

8220011

DB 20/33

前 言

范成大，字致能，一字幼元。曾自号此山居士，晚年又号石湖居士，因此当时人又称其为范石湖。据《宋史·范成大传》，说范成大是“吴郡人”。但据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所述，应为“郡之吴县人”。周必大与范成大系同年生人，曾官至左丞相，对范的情况十分稔熟，故在《神道碑》中详述其生地为“郡之吴县人”，而《宋史》只概而言之，写作“吴郡人”。由此可知，范成大的老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在今之苏州，而应为属于苏州市的吴县。

范成大生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六月初四日，卒于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初五日。当时正是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建都临安（杭州），向金王朝以叔侄相称，岁纳二十万银、绢，不断求和以偏安于华南的时期。虽然范成大自幼熟读经史，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步入仕途；曾在任处州知府时发动农民，砍木修堰，叠石作防，置堤闸四十九所，使上、中、下游灌溉有序，在修治水利及发动受灌溉之利的百姓进行“义役”等方面作了一点工作，但除此以外，不能有更大的作为。范成大为刚直，不畏死，乾道六年（1170年）奉命出使金国，初进国书时，以词气慷慨，几乎见杀，终于竭节尽忠而回，较好地完成了这次出使任务。范成大有《揽辔录》一

书，记载使金其事。

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范成大到桂林，出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宋代广西地处边疆，有壮、瑶等民族居住。皇祐（1049—1054年）中，始置广西经略安抚使，范成大到任时，曾在《到任谢表》中向宋孝宗描述其地说：“矧今炎州，号国南屏。指挥部属，多至二十五城。经抚郡蛮，不知几千万落。”（注一）由于南宋朝廷不修政治，所以远在南疆的广西的军事建制已十分腐败，范成大又描述当时情况说：“广西管州二十五，四在海之南，二十一在海之北。在海北者，外边诸蛮，内杂洞徭，而邕、宜最为要害。邕州管东南第十三，一将、五千一百人，淳熙初，仅存七百七十余人。宜州管第十二，副将，淳熙初存五百三十余人。又多差押马催纲接送，杂役在营者，皆老病，与无兵同。邕州马，原额一千六百匹，至是，亦仅二十七匹而已。”（注二）在这种情况下，范成大注意调查以桂林为中心的广右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复行官卖盐，增加官库收入；革买马弊政，使“蛮人感悦，得马最多”（注三），又致力于瑶族地区团结工作，根据瑶人居住之远近，采取不同措施，以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并为“博易场”，使深居山区的瑶族人民能有物产交换的场所。经过近两年的时间，“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诚，相戒毋欺侮”（注四）。

范成大大自乾道九年三月到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离广西，赴成都府就任四川制置使为止（注五），在桂林居住了约一

注一：引自《舆地纪胜》卷103，广西路静江府。

注二：《日抄》奏札节文，转引自《范成大佚著辑存》，1983年，中华书局第53页。

注三：引自《粤西文载》卷十六，黄佐：《马政志》。

注四：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序。

注五：见淳熙二年六月九日范成大与五一兄书：“成大自正月起离广西，六月七日，方入成都府。”可见其在淳熙二年正月离广西无疑。引自《宝真斋法书赞》卷28。

年十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岭外代答》的作者周去非曾参襄范成大的经略安抚使的工作,《岭外代答》卷十“款塞”条就有“静江瑶人犯边,范石湖檄余白事帅府,与闻团结边民之事”的记载。范成大、周去非及一些诗文朋友,曾畅游了桂林的奇山异水,在象鼻山水月洞、七星山、屏风山、壶天观、中隐山、伏波山、还珠洞、龙隐洞等名胜处都留有诗、铭及题名的刻石。他们在浪迹山水之际,纵谈广西的奇闻逸事,从当地的金石岩洞,到南方丰富的土特产,从花鸟虫鱼禽兽到民情风俗习惯,都加深了范成对祖国南疆广西的认识和了解。加上在公务中亲自经手的种种事项,使他对这里少数民族及邻近地区的社会、文化、土官、习俗等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写作《桂海虞衡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淳熙二年正月,范成大依依不舍地离开广西以后,经潇、湘二水,到洞庭湖边,沿长江西上,舟车劳顿,将近半年的时间。范成大满怀着与广西民众的惜别之情,吮笔濡墨,勤奋写作,终于完成了开一代体例、传宝贵资料、为历代文人所乐道、给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者以启迪的《桂海虞衡志》一书。它的意义与影响,我们在后面还要加以专门的叙述。

范成大在成都请免酒税,止和籴,荐举人才,“凡人才可用者,公悉罗致幕下,用其所长,不以小节拘之。其杰然者,则露章以荐,往往光显于朝,或至二府”(注一)。次年春,范成大以大病求归,先后任敷文阁学士、吏部尚书,兼值学士院,以中大夫参知政事。晚年居家乡,关心当地农业水利情况。范成大一生著作甚丰,人称其“天资俊明,辅以博学,文章瞻丽清逸,自成一

注一: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二十二:《贤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家。尤工诗，大篇短章，传播四方”（注一）。曾自辑有《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除前述的《揽辔录》、《桂海虞衡志》以外，还有《吴门志》五十卷、《骖鸾录》、《吴船录》等著作。

范成大为礼贤下士，仁民爱物，凡可兴利除害，不顾难易必为之。与同僚旧交，喜道其所长，不欲闻人过，恪守孔孟的忠恕之道。他能品酒而不善饮，性好谈虎，故曾筑一轩题名曰说虎（注二）。据说范成大还喜食梅，别人曾送他一筐梅子，他须臾之间食尽（注三）。传闻之间，容或有夸大之处，但也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嗜好了。

二

在《桂海虞衡志》出现以前，关于我国南方地理、特产、风土的著作，唐代已有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光化二年，899年）；刘恂：《岭表录异》（注四）等等，但大都失于简略，尤其是对于当地少数民族情况的记述，几乎是一片空白。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一书，首创了以一个地区为单位，分门别类一条一条地记述自然、物产、政治、民情等情况的体例。它以作者的实地调查，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材料为基础，进行简洁扼要的叙述。尤其保留了不少南宋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及邻国情况的材料，是十分珍贵的。清人檀萃解释《桂海虞衡志》的书名说：“虞衡志

注一：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二十二：《贤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成大神道碑》。

注二：见《宋人轶事汇编》引《南京杂事诗注》。

注三：见《宋人轶事汇编》引《语林》。

注四：《岭表录异》原本久佚，又称《岭表录》、《岭表记》、《岭南录异》等等。作者刘恂，唐昭宗时人（887—903年）。其成书之时代，大概与《桂林风土记》不相上下。

者，盖合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以为名，土训之书也。范石湖帅广右，居桂林，为桂海虞衡志，夫桂奚有海，其去大海尚隔安南、广东，而以海名者，矜其陆海耳。”（注一）土训系古代官名，负责向帝王呈报山川地势、土质好坏及土地所宜生产情况等。其实，《桂海虞衡志》的内容与价值远远不仅于此。它全书分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等十三门，记述了宋代以广右地区为中心的自然地理、山川名胜、动物植物、矿产资源、土特名产、少数民族、中外贸易等情况。“诸篇皆叙述简雅，无套饰土风，附会古事之习”（注二）。对以后的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对民族学、民俗学、南方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日本文化九年（1813年）千叶县下总人洼木俊克明在其校刻的睡仙堂刻本的跋中说：“盖方志之书，如《山海经》者，古则古，而记载怪譎，难以今验。《方輿胜揽》、《西湖志》之类，其书广博，而或承传闻之谬为。如石湖之诸志，则皆踏其地，记其胜，而详其实也。”（注三）可见到了十九世纪初，即使在东邻日本也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在淳熙二年（1175年）写成以后，他的好友周去非首先仿照《桂海虞衡志》的体例，写成《岭外代答》一书，“自序谓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诒，录存二百九十四条。盖因有问岭外事者，倦于应酬，书此示之，故曰代答”（注四）。与此同时，宋代洪迈的《石屏记》、李石的《方舟集》、周必大的《省斋文稿》、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

注一：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序。

注二：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类。

注三：书藏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及内阁文库，跋文见本书附录。

注四：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编者校阅《岭外代答》后的按语。

录》、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等都征引了《桂海虞衡志》的内容，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引证的文字长达万字，为后代保存了非常珍贵的佚文。由此可见，范氏此书在宋代就已备受当时文人学者的重视和推崇。

明代学者受《桂海虞衡志》的影响也很大，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征引《桂海虞衡志》达二十多处，并作为可靠材料藉以匡正前人的谬误。林富、黄佐修《广西通志》（六十卷本）、苏浚修《万历广西通志》（四十卷本）都大量征引了《桂海虞衡志》的文字，魏浚撰《峤南琐记》、邝露撰《赤雅》等书中，还抄袭了不少《桂海虞衡志》中的内容。

清代又有王士性《桂海志续》、檀萃《滇海虞衡志》等等，都是直接仿照《桂海虞衡志》的著述。《滇海虞衡志》一书，不仅在书名上进行了模仿，而连分门别类的标目都是一样的，“照范氏桂海志例，共十三志，志为一篇，篇长短不齐，各为一卷，凡十三卷”（注一）。作者檀萃在序言中说：“老夫以滇海配桂海，标目悉仍石湖之旧，亦托于续且广之意云尔。石湖与苏、黄、陆为宋四大家，桂海志亦道途间不经意之作，而卒流传过于其诗。安知老夫此志，他日不流传如石湖也哉。”与《桂海虞衡志》一样，《滇海虞衡志》的内容也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除此以外，清代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方志的编撰及一些私家著述中，也无不大量地征引了《桂海虞衡志》这本书。

范成大的影响不仅在国内，而且也越出国界，传到了海外。在日本，他的《吴船录》大约在十九世纪初，就有了愚山松本氏的校刻本，其后又有米内山庸夫氏题名《入蜀记》（1944年，大

注一：见《滇海虞衡志》目录后按语。

阪屋号书店),小川环树氏(《吴船录》,1947年,养德社)的现代语译本。范成大的《骞鸾录》亦经小川环树氏译成现代语后,于1962年编入日本筑摩书房的世界笔记实录全集(第35卷)。日本各图书馆现存《桂海虞衡志》的各种版本十四种,其中有两种是在日本翻印的和刻本。其一为长泽规几也辑,收入《汉籍随笔录》第十集的和刻本;另一为洼木俊校刻的,睡仙堂藏版的文化九年(1813年)和刻本。笔者之一曾于1983年在日本东洋文库校读了睡仙堂刻本,刻本为两册一函的小开本木刻版,书长19厘米,宽12.7厘米,乾册(上册)有序言四页,正文十九页,坤册(下册)有正文十六页,跋二页。正文除汉文外,旁边还有日文注音。除了翻印的和刻本以外,日本不少学者还利用和研究《桂海虞衡志》一书。1980年,日本《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丛刊第九、十合集中,就发表了小川博先生的论文《关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蛮篇》,谈到了这一部分文字的佚文情况。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桂海虞衡志》“志蛮”篇为南方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提供的珍贵材料,其中“西原州蛮”条中所记载的“酋皆世袭,分隶诸寨”;“每村团又推一人为长,谓之主户,余民皆称提陀,犹言百姓也”;“民田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自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又以攻剽山僚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艺,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丁”等等,比较清晰地描绘了壮族古代社会状况。“杂志”中记载的“土俗字”,更是首次记述了古代壮人利用汉字改制以后,用以记录壮语的情形,对于壮汉之间文化交流和壮族文字发展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如关于瑶、黎、僚人的记载,对于有关的历史研究也起着宝贵的作用。明、

清以后，不少笔记、杂志中关于壮、瑶、黎的民族情况，除了道听途说以外，往往辗转传抄，而其祖本盖出于《桂海虞衡志》。由此也可约略窥见这本书在民族史研究上的地位与价值。

三

《桂海虞衡志》写成以后，曾以单行本问世，后收入《石湖大全集》。到了元代，《大全集》与《桂海虞衡志》即已散佚，尽管明人李时珍等少数人也许见过宋刻本，但自此以后，原本就陆续亡失，以致后人无法见到该书全貌。长期以来，仅对《桂海虞衡志》的卷数多少，就有不同说法。《神道碑》称“……入粤有《珍鸾录》、《桂海虞衡志》，出蜀有《吴船录》各一卷”。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原书本三卷，而此本并为一卷，已刊削其大半，则诸物之或有或无，亦非尽原书之故矣”。在《文献通考》中又说“桂林（海）虞衡志，二卷”（注一）。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神道碑》之作距范成大去世不久，称作一卷，当有一定道理，纪昀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说为三卷，恐源于《宋史》卷204、艺文三史部所载：“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三卷”。《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附志》卷五上著录，亦称有三卷。除了原来可能确是三卷以外，它也可能是将十三个志称作十三卷以后，遗漏“十”字之误。而《文献通考》中说为二卷，则不知其所本，《直斋书录解題》卷八著录，亦作二卷，或许原来又分作上、下二卷，亦未可知。近人孔凡礼同志辑印《范成大佚著辑存》时，曾就《揽辔录》的一卷或二卷情况不清，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盖单行时称二卷，附《全集》以行时称一

注一：见《文献通考》卷205、经籍32。

卷，卷数之差，当以是故”（注一）。并认为《桂海虞衡志》之有一卷、二卷、三卷之不同说法，“卷数虽异，内涵当同”，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录此以为备考。

自明代以来，《桂海虞衡志》的抄本及各种丛书本，已不下二十种之多。解放以后，北京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在1955年曾据吴琯刻《古今逸史》本断句重印。台湾省除了在1966年重印《古今逸史》外，1975年台北的新兴书局又影印《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其中都包含了《桂海虞衡志》一书。但是，所有这些版本，如与《文献通考》、《永乐大典》的引文相对照，不仅缺漏，详略相差很大，如《古今逸史》本《桂海虞衡志》志蛮篇只有1500字，而据《文献通考》却可辑补得近万字。而且各版本之间鱼鲁豕亥错讹之字也有不少。有的句子明显不通，如“志岩洞”篇第一条：“读书岩 在独秀峰下，直立郡治后，为桂主山”（注二）。其意不通，“直立郡治后，为桂主山”，应系指“独秀峰”，而不是指“读书岩”，这是将“独秀峰”与“读书岩”两条混抄在一起的结果。详见本书该条校勘。又如“志禽”篇，“秦吉了”条：前一句“丹啄黄距，目下连，顶有深黄文。”“顶”为“项”，“目下连”应作“目下连项”，后一句中“大抵鸚鵡如儿女，吉了声则如丈夫”（注三）。“大抵鸚鵡”之后缺“声”字（据《岭外代答》等书校改）。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也发现这类问题，在他的日记里曾有（1922年9月）“十二日，晴，夜以明抄《说郛》校《桂海虞衡志》”（注四）的记载。可知他早在

注一：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93页。

注二：见吴琯刻《古今逸史》本及《知不足斋丛书》、《唐宋丛书》本等。

注三：引自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吴琯刻《古今逸史》本。

注四：引自《鲁迅日记》下册，1976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37页。

年青时代，就曾作过校雠《桂海虞衡志》的工作。可惜由于条件限制，鲁迅先生也只能以明抄本为主，不能找到更早的版本。他的工作后来进行得怎么样，也一直没有下文。倒是1911年鲁迅先生校勘的《岭表录异》手稿，已被找到，并于1979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整理校点出版了。

为了使《桂海虞衡志》能有一个较为满意的完整版本，节省学者们翻检查对之劳，我们决心搜集资料进行辑佚、校刊和注释的工作。除了收录佚文和努力改正通行本中的脱文、衍文、讹文、倒文的错误外，并对于书中涉及的事件、名物、典章、民族等方面的情况，也做了一些相应的疏说博证，以便于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范成大是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在他的作品中，不可能不流露士大夫的观点，以及维护封建社会，轻视少数民族的思想，这就需要在阅读中加以必要的注意。

对于这本书的辑佚校注的工作，准备的时间较长，实际工作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年多。尽管我们精心尽力地加以查对、比较、研究，但粗疏之处，在所难免，如有发现，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加以补充改正。

胡起望 覃光广

一九八四年八月

文化九年（一八一三年）日本睡仙堂刻本书影。

范石湖先生著

桂海虞衡志

下總 睡仙堂藏版

刻桂海虞衡志序

宋范石湖之遊志其一曰攬勝渾
秦使於金國時所作也其以曰騎
望錄虞衡志南方之作也其以
之舟船游出蜀之紀也公之使
行也世稱其忠孝在蜀警盜

志最良

蘇軾隱物外隱于海者其類龍也

九
龍
山
記

珠尚合浦海中有珠池蟹戶投水採蚌取之藏有登
托多特謂之珠池相傳海底有窟可如城郭大蚌居
其中有怪物遊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
奇而不

其所以大味海人熟習其說為諸死物

州地大者如桂大者之大點人獵商人脂其皮割去

→ 日本睡仙堂刻本正文之一頁。

范成大 像

(据《吴郡名贤图赞》)



范成大 手迹

（此处为范成大手书，内容为《吴郡名贤图赞》中的赞词，文字为行书，从右至左排列。）

范成大 手迹

目 录

《桂海虞衡志》序.....	1
志岩洞	4
独秀峰.....	9
读书岩.....	9
湫波岩.....	10
叠彩岩.....	11
白龙洞.....	12
刘仙岩.....	12
华景洞.....	13
水月洞.....	14
龙隐洞、龙隐岩.....	15
雉岩.....	16
立鱼峰.....	17
栖霞洞.....	17
元风洞.....	19
曾公洞.....	19
屏风岩.....	20
隐山六洞.....	21
北潜洞.....	23
南潜洞.....	23
佛子岩.....	23
虚秀洞.....	24
志金石	28
生金.....	28
丹砂.....	29
水银.....	31

钟乳.....	32
铜.....	33
绿.....	34
滑石.....	34
铅粉.....	35
无名异.....	36
石梅.....	36
石柏.....	37
志香	39
沉水香.....	39
蓬莱香.....	43
鸚鵡斑香.....	43
笄香.....	44
光香.....	44
沉香.....	45
香珠.....	45
思劳香.....	46
排草.....	46
槟榔苔.....	47
橄榄香.....	48
零陵香.....	48
志酒	50
瑞露.....	50
古辣泉.....	51
老酒.....	52
志器	53